

# 饮食书写亦是对地方语言的传递和拯救

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民以食为天”的观念。饮食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,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。不同地域由于地理和文化、风俗的差异,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。这些习惯的差异既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,也塑造了人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品格,久而久之形成了以饮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,成为一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重要文化标识。自古以来,中国文学中就不乏对饮食的书写,特别是明清小说中,饮食大量进入小说文本,《红楼梦》就以大量篇幅近乎铺排式地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“新文学”以来,在诸多“人的文学”和“平民的文学”中,对“人”的关注很多时候是从对人饮食的关注开始的。陆文夫的《美食家》更是将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,一度引起饮食文学书写的热潮。饮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中,也呈现差异化的表现特征。特别是“新文学”以来,饮食书写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。饮食作为方法的文学书写,成为观察小到个人爱好、生活习惯,中到地域文化、民俗风情,大到社会伦理、世道人心的重要窗口。反过来看,从饮食这一视角,观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嬗变,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葛亮似乎对中国人的饮食情有独钟,早在长篇小说《北鸢》的创作中就写道:“中国人的道理,都在这吃里头了。”这样来看,作者

在《燕食记》中通篇以岭南饮食文化为重心展开叙事,是对过往饮食书写的一次总结和提升,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对岭南一带饮食文化深度观察的集中输出,更是他在远离家乡江苏南京后,对他乡的饮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。在《燕食记》中,作者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写起,以此感知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伦理和文化样态。

饮食话语进入文学,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呈现地域性特征,而饮食的地域性特征与饮食话语的地方性不可分割。当代文学饮食书写的重要贡献之一,就是对地方性饮食话语的传递和拯救。饮食话语是一个地方语言特征的重要标记,当代文学对其的挖掘、呈现和拯救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语言消逝的速度。在《燕食记》中,作者对百年来岭南民俗中的饮食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。对于读者而言,特别是岭南之外的读者而言,阅读《燕食记》的过程就是了解和认识岭南饮食话语和饮食民俗的过程。作品中,既有对莲蓉月饼、核桃酥、皮蛋酥等礼饼的书写,又有对虾饺、烧卖、叉烧包、糯米鸡等的介绍;有对各种独创性食物的书写,如八仙赏月、莲蓉班戟、鸳鸯月饼、鲍燕素斋、般若素筵、鹤舞白川、牡丹菊脯、雪意连天、紫竹莲池、熔金煮玉、水晶生煎等;还有对岭南茶楼中的饮食书写,如炸芋虾、“茶泡”、油角、肉松角等;

有对不同节气中的岭南饮食的书写,如清明节买来拜山祭祖的煎堆、松糕、中秋的各种月饼等;也有诸多与饮食有关的衍生话语,如大案、小案、掌事、车头、大厨等。这些饮食话语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话语,既具有一定的地方性,又具有行业的专业性特征。饮食话语在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同时,还彰显了当下文学语言表达的本土性特征。葛亮饮食话语的书写,是一种对行将消逝的本土话语的挖掘,彰显了民族性审美的印记。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本土语言,经过作家的书写和转化,产生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精细化的手工饮食,经由匠人们“熬”出来的美食,显然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力,再经过作家的文学性加工,那些过去的历史中的饮食话语,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。这在丰富当下相对单一化、程式化的现代规范语言的同时,增添了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、认识中国人本性的可能。

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背后的人情伦理都能通过饮食过程表现出来。从食物的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,交织着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,伴随的是家庭伦理、社会伦理,对食物的态度及其制作过程彰显的是生活伦理、情感伦理等。“食与理”相伴相生,不可分割。“理”可以支配人对食物的选择、制作方法和食用方法

等,而饮食的过程中又可以再生出新的伦理文化。《燕食记》中,作者以百年中的饮食变迁展开叙事,背后呈现的是百年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审美嬗变。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关键元素是“仁义礼智信”。从任师傅到叶七、慧生到荣貽生再到陈五举,他们在饮食这一行业代代相传,在传递的过程中又将饮食背后的文化伦理传递下去。而一代人对这些伦理文化的坚守,实际上彰显的是中国人不忘本的品性。作者透过饮食书写,彰显中国人的伦理和文化,塑造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。

饮食文化彰显着中国的世道人心,还隐藏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,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活法,是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理念。《燕食记》中,饮食文化背后彰显着做人的道理,如邵公的哥哥对他说:“以后做人啊,就如这汤,表面深不见底,里头可已经熟透了。”

在《燕食记》中,作者通过现实中的“我”与陈五举交流的方式,窥见了百年中国岭南饮食文化的审美变迁。作者以这样的方式拉近了过去与现实的距离。站在当下的视角,我们如何面对历史,如何面对历史中诸如饮食这样的日常生活,又如何面对日常生活背后的情感伦理、世道人心,也许《燕食记》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## 如椽巨笔下的历史大戏



但建立了大顺政权,并在鼎盛时期展现了一个军事将领所应该具备的谋略,又在失败后辗转逃亡,最终黯然陨落。在宏阔的历史长河中,姚老不仅书写了明末改朝换代的风云、反思了中国数千年帝制制度的疾痼,也辅以讴歌人性的忠良,让读者从一幕幕历史大戏中开掘时代的深意。

如果说,之前我在课本中学过的姚老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的話,那么,多卷本《李自成》,无疑是在创作了一系列短、中、长篇小说后,集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旷世之作,毋庸置疑,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文学“扛鼎”。他以炙热的情怀,写活了李自成这个非凡的农民起义军领袖,以跨越时空的追寻和探究,完成了对这个让后世津津乐道的“草莽英雄”的成功塑造,也在旷日持久的书写中,践行了此生对历史和文学的热爱。这是一个作家借文学重述历史的担当,也是令后辈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度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时常想起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《李自成》的难忘时光。然而,由于这部小说篇幅宏大,我并没有全部读完,所以,当高立成先生将他珍藏的两册插图本《李自成》送给我时,我如获至宝,一下子又回到了初读这套“大部头”时的青春岁月,感觉自己并非仅仅在文学的长河里畅游,而是在姚老架构的历史舞台前,以阅读的方式,见证了大明王朝的衰朽,并遐想其改朝换代的风云激荡。这一切,出自姚老的如椽巨笔,而李自成这个明末欲改天换地的西北汉子,因为有了姚老这位文学“知己”,得以更加引人关注。

姚老的创作,燃起了我对李自成的兴趣,也对明末的那段历史有了探索的

热情。

2019年,我已经读完了《李自成》这部长卷的绝大部分,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。于是,带着对300多年前那场震动华夏大地的农民起义的遐想,我踏上了去往“闯王”故里的长旅——到那个叫“米脂”的地方,一面聆听李自成雄起于西北的浩荡长歌,一面凝视姚老用笔演绎的一幕幕历史大戏。

从晋北到晋南,从晋南到陕南,再从陕南到陕北,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着这些年阅读《李自成》的难忘记忆,而脚下的黄土地似乎让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。米脂在陕北的榆林,当我离那片神奇的土地还有数百里时,脑海中便萦绕着历史的烽烟、回想着当年战场上的呐喊,也慨叹姚老如何架构起如此宏阔的写作背景,让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似燎原烈火,不但改写了明末的历史,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

我在米脂县城停留了半日离开。挥别闯王故里,便挥别了一段过去了数百载的悠长历史,但姚老集毕生心血创作的巨著,早已深入人心。

米脂人忘不了李自成,想必也熟知姚老吧:一个生在中原的作家,用文字为一个西北汉子“立传”,并在字里行间熔铸进自己的人生况味。我想,如果没有历史的大气磅礴,没有李自成在明末掀起的时代狂澜,便不会有这部长篇巨著诞生的“沃壤”,同样,若没有姚老耗尽毕生心力的创作,历史也仅仅是一段历史。

米脂城外,无定河畔,李自成如谜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,幸有姚老,使这个曾经的“硬汉”在黄土高原永生。这段情缘,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,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辉煌。 许玮



## 《北去来辞》



小说围绕知识分子海红展开,她出生于特殊年代,有着缺乏关爱且不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亢奋的青春,因此她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而与现实强烈对峙。热爱诗歌,向往浪漫的爱情,她焦躁、挣扎、不甘,寻求突围又无力改变。时代大潮滚滚而来,海红的生活摇摇欲坠。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,以保姆银禾和她的女儿王雨喜为代表,她们用自己的逻辑理解世界,精神旺盛有力,生活丰富多彩。重游乡土最终使海红聆听到了大地蓬勃的声音,她将继续构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寻找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安放自己。

作者林白,著有长篇小说《北流》《北去来辞》《妇女闲聊录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等,另有中短篇小说《回廊之椅》《长江为何如此远》等。



## 《宋风成韵》

宋人自信自己“文物之盛,跨绝百代”,本书选取了宫廷、官场、旅途、科场和文坛五个最具文艺气息的生活场景,讲述了大宋天子如何从粗犷到温润,诗词如何在士大夫的朋友圈成为秀才艺的社交工具,唐宋之间的书法差异如何成为宋代士人的日常压力,激烈的科举内卷之下宋代士人是如何喜欢上谈论星座、测字、八字和相术的,以及宋代文艺圈的顶流们是如何凭借天价稿酬而一夜暴富的。宋风远去,宋韵难再,好在宋人的神采风韵还在。

作者黄博,历史学博士,著有《10—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》《如朕亲临: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》等。